

陈亮佚文新辑

束景南 余全介

南宋著名词人与思想家陈亮原有《龙川文集》四十卷、《外集》四卷,入元亡佚。至明成化年间汪海收拾断简残编,补辑而成《龙川文集》三十卷,流传至今。陈亮诗文多有亡佚,三十卷本《龙川文集》中也误收入伪篇。如卷十五中有《后杜应氏家谱序》一文,其中有“登宋咸淳中解榜,官至广东廉访司副”等语,显为元人之作。又卷二十五中有《书家谱石刻后》一文,其中云“次尹儿时不得问,今莫可质”,显是陈亮父陈次尹所写的文章,不是陈亮作。这都是汪海所误补。198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邓广铭先生点校整理的增订本《陈亮集》,只删去了其中《后杜应氏家谱序》一文,另外增入了《圈点龙川水心二先生文粹》中的《策问》三卷、《汉论》五卷、《任子宫牒试之弊》与《人法》二篇,以及从《永乐大典》残卷中辑得的《代妻父祭弟茂恭》、《代妻祭弟何少嘉》二篇。这些文章实际都原在四十卷本《龙川文集》中。按四十卷本《龙川文集》今虽佚,其中的文章多被宋元明人著书所引用,故今可从宋元明人的著作中辑出陈亮的佚文。兹就余从宋元明人的著作中新辑得的陈亮佚文录考如下:

韩信论

必有天下之大志,而后能成天下之大事。夫以天下之志素成于胸中,贫贱患难不足以动其心,而其志虑未始不为经国之

谋也。一旦见之于有用，而施設措虑雍容暇豫而不少乱。致君尧舜之心，藏于莘野耰鋤之时；逊志典学之训，蕴于傅岩胥靡之日。故能处三聘一德之隆而不愧，置左右朝夕之密而不忤。大凡立天下之大事者，非有天下之大志者不能也。韩信以寄食之贫、跨下之辱，无资身之策、兼人之勇，拔之于连敖治粟之职，而为登坛具礼之大将，怡然居之，犹其所素得。至于定三秦，虏魏豹，斩陈余，禽赵歇，戮龙且，降燕弱楚，动如其意，若摧枯拉朽，而莫有能敌之者，皆其经纶之志素存其中，岂偶然之所能耶？吁！供帐如王则大喜，淮水之捷则折屐，惟胸中素养之未纯，故于或然不虞之顷，未有不乱者也。大将之拜信，岂忝哉！

（《淮郡文献志》卷二十六，嘉靖三十四年淮安府刻本）

按：潘坝《淮郡文献志》编辑于明嘉靖年间。卷二十六收录了陈亮二篇《韩信论》，其二即今《陈亮集》卷七《酌古论》中之《韩信》篇。此《韩信论》似为陈亮在太学所作策论，当原在四十卷本《龙川文集》中。

送友人游武林序

古之达者求士，今之达者厌士。呜呼，其世变愈下矣乎！古之士耕云钓月，齿石耳泉，幅巾孤顶，扁舟断涯，或凄歌而怆吟，或诙谐而笑吁，浩乎其自得，而颓乎其处顺也。与其闯伺于侯门，孰若北窗之高卧；与其乞怜之千言，孰若炉香之一卷。达者曰：是非可以利饵之也，逊辞以为媒，厚礼以为罗，庶乎其致之也。否则，彼有南山之南、北山之北而已，而吾君孰与共理哉！故古之达时宜者，非掠礼士之美名也。自世变愈下，士无圭田，始丧所守，暴利欲而恧贫贱，盖溺焉于兹者有年矣。自晋而观，望尘之俗，人才衰陋，已不逮两汉，尚何望其三代如也哉！于是大夫公卿过高，而一介之士过卑。过高者日以傲，过卑者日以谄；傲则不求即人，谄则求即于人。是以尊者势益重，

而卑者势益轻。国朝之初，公卿大夫犹有重士之意，今则亡矣。盖自渡江以来，士之萃于吴越者肩摩袂错，欲锄无田、欲樵无山者十五六，则常产已亡矣。迁徙之无常，滫瀡之所迫，则常心莫能存矣。以其非所有之常产，加之莫能存之常心，则随染随迁，不动而迁于俗者盖寡。故授书献记，过媚以图悦，卑姝以取幸者，亦其势之必然，无足怪也。又况今之取士皆有定式，羔帛不逮于岩穴，而公卿大夫要以如格而止，又奚必勤勤焉过求绳墨之外，必如古之荐士也哉！有厌薄贫贱之意而无宠藉后辈之心也亦宜。今吾子之游武林也，武林士夫之丛薄也，子将往而谒之，吾惧子之遭厌薄而亟返也。然士夫之中亦有古人之风者，盍以吾说语之。

（《古文集成》卷一，《四库全书》本）

按：陈亮子陈沆编四十卷本《龙川文集》刊刻于南宋宁宗嘉定年间，而王霆震《古文集成》编于理宗年间，故可知此序当是取自四十卷本《龙川文集》。

策

井法既废，而敛散之权兼并，用以乘时而射利；赈救之法兼并，用以谋息而取赢。魏之平糴，唐之常平，所以制敛散之权于公上也。隋之社仓，唐之义仓，所以公赈救之法于天下也。及其衰也，常平可以牟出入之利，义仓可以应缓急之须，取兼并之法而自用之，则亦无怪乎人心之不和，而水旱之随至也。本朝神宗皇帝立为定制，专置一司以掌之，分隶户部右曹，不使参之，径用郡县，则属之丞贰，移用擅发，则有常禁，故常平义仓之积盈天下。其后从事于西北，而用度之不给，固已不免时发而用之。渡江以来，诸司郡县又皆不免贷用，而常平之法几于废矣。

（《群书会元截江网》卷五“储积”，清振绮堂刊本）

策

东南古有积兵。项羽以会稽兵八千，而角钜鹿之战，今吴楚之兵是也。番君吴芮以百越之兵佐诸侯，今江湖之兵是也。粤王无诸以闽中兵共灭楚，今福建之兵是也。东瓯王与无诸同率兵以佐汉，今永嘉之兵是也。此则东南之兵自古而精也。然则今果不如西北也哉？

（《群书会元截江网》卷十三“郡国兵”）

策

山水寨。按六安故步二山中，原壑深远，动数百里，奸民逃匿之藪也。比年以来，椎埋之盗颇出其中，劫杀之风浸长不禁，此在山之桀黠者也，故谓之山寨。临淮之桀黠者，谓之水寨。水寨之数少于山寨，多至数千人而已，谓之水寨忠勇，名藉于官，而身处于家，有统领主办以弹压之。山寨少不下万人。此二寨之人，有人以按总之，则无事可以勉其安业，有事可以励其立功；无人以按总之，安宁则为盗贼，缓急则择向背矣。

（《群书会元截江网》卷十四“兵民”）

策

能战守而后可言和，犹之讼焉，己则欲止，而人制其权，则虽卑辞厚礼而求媚，而彼未必许；纵许而弗坚也。故凡不能以战守而为和者，是终不克以成和也。汉文帝有灌婴、张武、栾布、董赫之师以出征，有云中、飞狐、棘门、细柳之屯以固圉，而后能成，俱弃细过之约。唐太宗有行军总管，以奏泾阳之捷；有渭桥军阵，以耀威武之盛，而后能破强敌之胆，以就白马之盟，此所以谓战守而为和。若夫六国之从既散，乃争割其地，以塞虎狼之欲；项羽之势既蹙，始有折盖世之气，请为鸿沟之约，以是为和，则不以为和矣。夫能战能守而后和，则和不和之权常在我；未能战、未能守，而遽求和焉，则和不和之权常在人。权在我，则我制人；权在人，则我制于人。我制人，则其势顺，而其

为和也固；我制于人，则其势逆，而其为和也虽成，而未可保。是则今之和议，有所未暇闻也。姑亦修我戈矛，与子同仇，赫赫然为必战之计，彻彼桑土，绸缪牖户，孜孜焉为固圉之谋，且战且守，尽其所以为我之道；而和之一说，姑亦听其发于彼可矣。

（《群书会元截江网》卷二十四“战守和”）

庚戌省试

当权暇急之宜，不以暇自安，而知事功之当急，则以之待敌，虽战而有余；不以急自处，而付事功于苟暇，则以之为国，虽守而不足。执事当端委弁冕之时，为褰裳濡足之虑，发以战守和之三策，嗟夫！夹攻饵和之举，久矣其误国也！执事谓和固不可，是矣，愚不复言，请得以权暇急之宜，明战守之说。夫暇者，急之对也，出于暇，则入于急；出于急，则入于暇，天下曷尝有一定之势哉！人主抚内而图外，筹事而揆策，必知绸缪牖户于未雨之先，欹危枕于寝安之际，谋之常密，虑之常固，而不以目前之暇为适。兵，吾爪牙也，谓当强之；财，吾血脉也，谓当裕之。人才将帅，吾精神心膂也，必为之素储；边陲郡邑，吾髀髀襟带也，必为之兼拊。孜孜岁月，凜若祸至之无日。夫如是，则事功所形，件件切实，敌去可备，敌至可御，岂惟守哉，战有余矣！

（《群书会元截江网》卷二十四“战守和”）

按：《群书会元截江网》编于理宗端平年间，中多收宋人程试策论之文。故陈亮此五篇策文必取自陈沆编四十卷本《龙川文集》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浙江大学